

奠基於田野調查的臺灣研究

文・圖片提供／徐如林（古道遺址調查研究者）



▲楊南郡細讀八通關越嶺道上的日警陣亡紀念碑。

「文獻研讀和田野調查是臺灣研究的左腳和右腳，二隻腳必須互相努力向前跨步，才能做出有意義的研究成果。」這句話是楊南郡老師多年來一直奉行的準則，他也在多所大專院校以及民間團體演講推廣。他對學術界說：「在文獻中鑽研，研究報告處處引述前人的說法，自己沒有進行田野調查的新發現和想法，就像俄羅斯娃娃一樣，研究因受限而越做越小。」

另一方面，他也對熱情洋溢的各地文史工作者說：「沒有文獻研讀作為基礎，只從田野調查獲得的結論，無從判斷真偽或自行臆測、穿鑿附會，是很危險的。」在演講中，他常舉司馬遷為例，因為他走遍歷史事件發生的地點，筆下《史記》的描述才能如臨現場，成為史書中的經典。在近代人物中，楊南郡老師對於司馬遼太郎最為推崇，司馬遼太郎大量閱讀文獻後，親自到現場感受風土人情所寫成的《歷史街道》系列叢書，是他經常研讀學習的對象。

1960年代，楊南郡進入臺南美國空軍基地工作，很多人的認知，是他從美軍那兒得到登山運動的啟蒙，所以早在1976年就完登臺灣百岳，之後展開臺灣古道的調查計畫。其實，他從工作上得到的訓練，才是往後展開田野調查的利器。

當時，楊南郡是美軍犯罪調查組的人員，訪談偵查的倫理和技巧，在這個階段建立起來。後來，美軍基地撤除，他被網羅到臺北美國大使館領事組，以及後來中美斷交後的美國在臺協會，所擔任的工作是移民局對非法辦理移民者的調查。受惠於這個「職業病」，當他訪談各族耆老時，往往能讓對方掏心掏肺的把記憶深處的真相和盤托出。

後來，他在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「報導文學」，以及在臺北藝術大學擔任「關渡講座」講座教授時，都不忘對學生們耳提面命有關田野調查的要義。

第一，要有充分的準備。對於訪談題目，要事先研讀所有的文獻，才能夠問之



▲楊南郡清理出古樓社（崑崙坳）的白骨塚後，與踏查隊員合影。

有物，也才能領悟對方的答案，並據此再深入問話。

第二，訪談時要有敏銳的觀察力，對於對象本人的表情以及所處的環境，都需要注意。同時，雙眼要專注於對方，而不要埋頭筆記，更不要拿出錄音機——這個舉動會讓對方產生戒懼之心而不敢暢所欲言。（筆記本是必要的，但是只要記下人名、地名、年代等重點。）

第三，訪談回來後，要趁記憶猶新時立即整理內容，同時就得到的答案與文獻對照查證，新發現的問題也要查閱文獻，以便更透澈理解。

「了解地理是研究歷史的基礎。」這句話是楊南郡老師琅琅上口的勉勵。發生在臺灣的歷史事件，從荷蘭及西班牙時代，明鄭時代、滿清時代到日本時代，所有的抗爭與討伐，以及臺灣漢族移民與平埔、高山原住民各族的衝突、合作、移民，開山撫番、闢建道路等史實，若不是澈底了解臺灣的地形地勢，很難真正理解。古道與部落遺址的實地踏查，成為楊南郡五十年來花費最多心力的事。

著名的合歡越嶺道，始闢於1914年臺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，他的「五箇年理蕃計畫事業」的最終一擊。在1935年的始政40週年臺灣博覽會之前，為迎接博覽會而改道重修。1960年完成的東西橫貫公路，大部分也是利用此路線調查及施工。

為了調查路況，從1978年起，我們分多次進入深邃險峻的立霧河流域，探訪托



▲楊南郡帶著文獻訪問耆老。

博闊、卡拉保、西卡亨、西拉歐卡、古白楊、多用、巴達岡等部落及駐在所遺址。楊南郡老師曾在錐麓斷崖古道上遭遇虎頭蜂螫而休克幾死，我也曾在古白楊大斷崖被落石擊中額頭，而在危險的坍塌壁上命懸一線。

後來，在調查清代中路——八通關古道時，更多次深入險地，甚至數日缺水而粒糧未進。然而，我們卻樂此不疲，尤其在荒煙蔓草中，忽然發現一段清晰的石階路、一個木橋的遺跡，或是在一個被遺忘上百年的營盤遺址，找到大批的德化窯粗瓷、陶鍋、陶壺殘片，上接古人的歷史感油然而生，真是令人感動到熱淚盈眶。

完成於日本時代1921年的八通關越嶺警備道路，卻是另一番景象和心情。這一條警備道的開闢，是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為了對付1915年的「大分事件凶蕃」而開闢，希望「像一把利劍一樣深入他們的心臟」，因此，開闢的路線不像清代的道路一樣避開部落，反而是貫穿沿途的各個重要部落。這期間，原住民先是在拉庫拉庫溪北岸的阿波蘭水池旁建立抗日基地，後來又輾轉翻越中央山脈雲峰一帶，躲藏到玉山山脈南方的荖濃河流域，建立新部落「塔馬荷社群」，對日本政府展開長達十八年的抗爭。

如果不是親到現場踏查，一一細數八通關越嶺道路旁的殉職碑、鐵刺網、炮臺及殘留的炮管，如果不是追查塔馬荷、伊加之蕃等占據天險的抗日基地，並訪談了許多當事人及其子孫，怎能體會日本官

方的無可奈何，又怎能寫出《最後的拉比勇》（後來重新出版，改書名為《大分塔馬荷／布農抗日雙城記》）這樣波瀾壯闊的歷史報導故事呢？

眾所周知的霧社事件，八十多年來相關的書籍和研究報告多如牛毛，然而，這些汗牛充棟的書本，不是源自於臺灣總督府日本警方與軍方的報告，就是近年來訪談霧社事件的後裔，兩邊都失之偏頗。只有到現場踏查，才能發現霧社群抗日的最後基地是多麼深險的岩窟，日本人要借助所謂的「特殊彈」、催淚彈與芥子氣彈來荼毒他們。因為經過實地的踏查，明瞭霧社事件不只是局限於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，其實是整個能高越嶺道上的駐在所都被殲滅焚燬。顯現這事件的計畫之縝密，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臺灣東部警力迅速支援、鎮壓原住民的要道。

清代第一條開山撫番道路「崑崙坳古道」現在是什麼樣貌？被誤傳路線的「阿塋壹古道」其真實的路線，是從西部的枋山溪流域，越過中央山脈到東部阿塋壹溪的「大龜紋群」（又稱內文群）移民路線，阿塋壹部落遺址現在還安安靜靜的保存在中央山脈東麓。

到深山原野實地踏查，對一般學者來說太困難，因此，三十年前，楊南郡老師開始把希望放在大專院校的登山社團，希望這些有體力、有經驗的年輕學生，培養對臺灣歷史與地理踏查的興趣，成為臺灣調查研究的生力軍。當時，身為臺大登山



▲清代集水尾古道（關門山古道），消失的「關門」留下深達一公尺的圓柱形洞穴。

社指導老師的楊南郡，首先為他們規畫了幾個區域，期待他們用接力的方式，學長傳承給學弟妹，每幾年就能完成一個區塊的調查。同時，在接受各個國家公園委託的調查計畫時，也盡量帶著學生一起參與。

這個方式成果豐碩，先後出版的《南湖記事／大濁水溪流域調查（泰雅族領域）》、《白石傳說（賽德克族領域）》、《丹大札記（布農族領域）》、《南南山語（魯凱與排灣族領域）》，以及尚未出版的「玉山山脈踏查紀錄」，成為山岳界與學術界重要的參考資料，也成為當年參與調查的學生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。有些學生甚至繼續延續這美好的調查經驗，其中最可惜的，是撰寫《找路》一書的林克孝，他在古道與遺址調查途中失足，成為令人悲嘆的遺憾。

楊南郡老師一生中重要的貢獻之一，是日本時代學者對臺灣的調查研究成果的譯註，包括鳥居龍藏《探險臺灣》、伊能嘉矩的《平埔族調查旅行》和《臺灣踏查日記》、森丑之助《生蕃行腳》，以及臺北帝國大學移川子之藏等的《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》、馬淵東一的《臺灣原住民族的移動與分布》、鹿野忠雄的《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》等。這些擲地有聲並成為臺、日年輕學者重要的參考文獻，除了譯文的精準之外，其注解更是備受讚譽而廣為引用。

能夠達到這個成就，全部都是奠基於扎實的田野調查呀。📍